

晚霞正在
慢慢消退
街道两旁的路灯
绽放出黯淡的光芒

红蓝黄三部曲之一

红潮滚滚

马以鑫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01454627



红蓝黄三部曲之一

红潮滚滚

马以鑫著



馆藏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1454627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潮滚滚/马以鑫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21-4382-5

I. ①红…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6323 号

本书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李 霞

封面设计: 王志伟

红潮滚滚

马以鑫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400,0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382-5/I · 3396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第一章

1

晚霞正在慢慢消退，街道两旁的路灯绽放出黯淡的光芒。暮霭中的都市，犹如重重浓雾轻轻裹挟，不远处已是依稀难辨。虽说还只是十一月下旬的日子，傍晚的气温已经带有一丝凛冽，赶着回家的路人，都加紧了脚步。17路电车沿着西藏中路向前奔驰，一个拐弯又走上了福州路。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但是车厢里却并不拥挤。李大林左手臂向上挺着，紧紧抓住头顶上的横杆拉手，右手不时整理着肩上的书包带。车子在不停地晃动，一只已经洗得有点发白的书包，也随着车子轻轻摇摆。

要在平时，李大林会有滋有味地看着车窗外的一切，因为在暮色中乘车，在李大林的记忆中好像还很少有。可是，此时的他，对周围的一切几乎都失去了兴趣，甚至脑子里时时还出现阵阵空白。李大林的眼前又犹如电影拍摄中的叠印，一个又一个的镜头不断地再现。班主任邱德珍一脸严肃，你怎么会写这样的文章？然后再是一连串的问题，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观点？你是什么时候写的？怎么还会寄出去？……教室里的同学有着各式各样的表情，疑惑、惊讶、不屑一顾，还有嘲讽。李大林只觉得周围的空气渐渐凝固，有了已经被窒息的感觉。邱德珍最后用了几乎是愤怒的语气告诉李大林，《学术阵地》报社来了电话，要你马上过去——你要承认，在班上，你的语文成绩不是最好的！

李大林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匆匆从邱德珍手里拿过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也来不及细看，急急忙忙把课桌上的书本往书包里一塞，就走出了教室。不知道是自己脑子里的突然爆炸，还是教室里的猛然喧闹，一声“轰——”，他在走廊里打了个趔趄。李大林——他回过身来，只见王茵焦急而又不安地叫住了他。王茵自己倒是先愣了一愣，然后深情地注视着他，你还是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啊！李大林只觉得眼眶一热，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朝着楼梯直奔而下。

五层楼的楼梯，李大林好像是一口气冲下的。走出乐群中学的校门，外面正是中小学生放学的时候，蓬莱市场周围热闹非凡，吃的、玩的、看的，各种小摊边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红领巾，人头攒动，纷至沓来。要在平时，李大林一定会和几个同学盘桓多时，绕一个大圈子才回到家里。可是，今天的李大林哪还有这样的心思呢？不知怎么，李大林开始有点后悔。

两个星期前，李大林在《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的一篇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自从进了高中，李大林对语文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样的兴趣还不仅仅是对语文课，另外还对文学刊物，例如《萌芽》，就一期一期买，还要仔细揣摩其中的第一篇，或许是小说，或许是散文。当然，对报纸的评论也有了兴趣，尤其是《文汇报》、《学术阵地》，长的短的文章他都要看、都要想。李大林似乎有了一个宏愿，将来要做一个作家。其实，催发出这样的理想，有一个同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就是蒋秉文。蒋秉文与李大林是进了高中才认识的，虽然两个人都是乐群中学的初中生，可不是一个班，巧的是一同进了高一（三）班，两个人还成了同桌。蒋秉文早已认定自己将来要搞文字工作，他最大的意愿就是考上上海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专业。一谈起文坛轶事，一谈起某某作家，蒋秉文总是眉飞色舞，如数家珍，李大林只能是点头钦佩。渐渐地，两个人几乎是无所不谈、志同道合。李大林的志向与爱好，就这么定了下来。

读罢姚文元的文章，李大林渐渐糊涂起来。从小时候看连环画起，李大林就知道海瑞是个出了名的清官。海瑞背纤、海瑞骂皇帝、海瑞抬棺、海瑞为母做寿的故事，李大林一直耳熟能详。在李大林的心目中，海瑞是和包公、岳飞、杨家将一样的大好人。可是，姚文元在文章中把

海瑞骂得一无是处，甚至把海瑞和那些贪官污吏相提并论，李大林觉得实在没法接受。李大林更觉得奇怪的是，姚文元说《海瑞罢官》中有退田、平冤狱等的表现，就是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叫嚣。李大林实在是想不通了。他从接受历史教育开始就知道，了解历史、知道历史并不是要求今人照搬，关键是学习古人的精神。姚文元的观点就是“照搬”，这岂不是十分荒谬？

对姚文元，李大林早已耳闻，也读过他的书和文章。蒋秉文与李大林在一起的时候，也议论过姚文元，两人的认识和感觉就是姚文元一直在骂人。这次，《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骂吴晗更是厉害。李大林似乎有点打抱不平了：你姚文元骂人骂得也太过分了！其实，李大林一开始倒也没想过去写什么文章，可是，一天早上醒来，突然觉得姚文元的观点实在不经一驳，甚至，他觉得有点好笑——也许，姚文元这次真是犯了错——那么，我出来写文章不就显示出正确了么！不过，要是我倒是错的呢？——管它呢，文章真的能登出来那可多妙！反正我是中学生，错了就说是学习、学习。

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李大林来到南京西路、人民公园边上的上海图书馆二楼阅览室。他在书目卡片箱里找到几本有关历史剧的书，填写了借书单。不一会，他翻翻书，在笔记本上摘抄了起来。走出上海图书馆，已经是天黑时分。回到家，匆匆吃下几口饭，他就在方桌边，拿出几张上课记笔记用的绿线条四眼活页纸，开始写起了文章。用什么题目呢？李大林在路上已经想好了，那就是《也说〈海瑞罢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他有点犹豫了。一是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名字土气、不雅，二是他想万一自己的观点错了，用一个笔名也许别人就不知道了。关于笔名，李大林早就有了一个，只是从来也没用过，那就是“李俊”。对了，这回可以派用场了。

李大林坐在方桌边埋头写着，一只二十五支光灯泡悬在头顶。母亲先是走过，问了一句，写什么？他头也不抬，只是嘀咕，没什么。大概已经很晚了，睡在阁楼上的外婆发出一连串咳嗽声，弟弟妹妹有着轻微的鼾声。父亲轻轻走了过来，也问了一句，写什么？李大林不耐烦的声音有些大，没什么。父亲有点不高兴，嘟哝着，好了，别影响别人了。李大林看看五斗橱上的台钟，已经是十一点多，真快，三个小时过去了。

他急急忙忙写下最后几行结语,写下最后一个句号。

文章写好了。照以前的习惯,总是要先给蒋秉文看看,听听他的意见。可是,蒋秉文得了肝炎,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来上课了,先是在医院治疗,后来在家里休养。三天以后,李大林想来想去还是寄给《学术阵地》报,因为他注意到《学术阵地》转载姚文元文章时,有一个“编者按”,明确表示姚文元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欢迎有不同意见的发表。不过,李大林总有点忐忑,就在寄出文章前的一刹那,他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拆开,放进一封没多少字,但坦露自己身份的信。他表示,如果自己的观点错了,愿意接受批评,就当它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不料,稿子和信寄出才四天,就有了这样一个电话。

2

《学术阵地》报社就在离外滩不远的一幢古旧大楼里,大楼说起来大概也有一百年的沧桑历史了。那整齐而又坚实的大块花岗石,组成了大楼外墙面,给人以厚重牢固的感觉。楼道里显得阴沉沉,有了年纪的电梯,上上下下总是伴随着阵阵“咣——咣——”响声。七楼的总编辑室里一片沉寂,只是写字桌上的绿色灯罩台灯射出幽幽的光来。已近耳顺之年的总编辑贝重浩坐在写字桌前,右手食指与中指夹着一支前门烟,长长的灰白的烟灰眼看就要跌落,但他好像一点没有察觉,只是深深地陷入了沉思。说起来,贝重浩与文字几乎打了一辈子交道。青年时期就参加了苏北新四军,在文工团写剧本、歌词,或者是数来宝、杨柳青。解放后,贝重浩一直留在新闻战线,社长、台长、总编;总编、台长、社长,就在上海几家报社、电台转来转去。十几年的报纸和广播生涯,好几次弄得他差点栽大跟斗,最险的是一九五七年,一场“阳谋”几乎让他成为“右派”——要不是在北京的老上级打招呼,赶紧刹车“转调”,他怎么还会坐在今天这把椅子上?说起这把椅子,贝重浩又感慨起来。两年前,主管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把他找去,就在康平路市委大院的一幢小楼里,和他谈了几乎一个下午。副书记从中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五评”、“六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文章谈起,说起当前反修防修的紧迫性。贝重浩对每一篇这样的文章都认真地阅读研

究。他不仅对其中的观点深深地服膺，而且为文章的风格而钦佩。那浩浩荡荡、气贯长虹，如决堤之水的大气，可以说是多年没读到过的了。副书记接着这个话头，似乎有点激动起来，老贝，市委已经决定了，我们上海也要办一份理论色彩浓郁、吸引专家学者的报纸。贝重浩一刹那有点糊涂了，因为就在前不久，上面还在强调意识形态我们已经占有主导地位，关键是要更明确“百家争鸣，说到底就只有两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副书记好像看出了贝重浩的疑惑，笑了笑，我们还是希望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关键是我们有掌权，无产阶级说了算。贝重浩明白了，市委已经决定，以上海市文联的名义办一份周二刊的《学术阵地》报纸，实际上由这位市委副书记直接管。当然，请老贝来，就是想由老贝来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同时兼党组书记。贝重浩真是喜忧交加，喜的是，这么多年来在日报、电台，实在是诚惶诚恐，每天往市委宣传部送大样，说不定要改、要挖，甚至是用字几号、照片大小也会有错；做新闻广播时，头条、二条怎么排，时常自己也没有方向。现在，能离开日报也好。可是，“阶级斗争”已经是紧锣密鼓，贝重浩早已有了这样的感觉，怎么又会冒出一个谈“学术”的“阵地”呢？

副书记握住贝重浩的手，注视着他的双目，就像送别冲上前线的战士一样，还有力地摇一摇，老贝，有市委撑你的腰，怕什么？

近两年了，贝重浩心里抱着“若即若离”的方针——对市委副书记也罢，对市委宣传部也罢，甚至是对“学术”，贝重浩的准则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奇怪的是，自从开张前专管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找过谈了一次话，再也没有哪位领导光顾，甚至也没有什么口头指示。反而是听说上面总体认为还不错。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时代精神”的讨论，还有什么电影创作问题等等，他总是正、反两种意见都刊登，结果是大家都说好。一个“车间里面有哲学”、一个“哲学就在我们身边”两个专栏，据说受到北京中央重要领导的关心，还传出话来：“这样的文章才是马列主义的咧！”——贝重浩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了。报纸的发行量大有增加，尤其是影响扩大了许多，上海街头好多阅报栏都张挂着《学术阵地》，报社的同仁都为此深受鼓舞。

每天不用熬夜、忙个通宵，更不用随时随地碰上形形色色的指令，一周就两期对开四版的报纸，更重要的是又同自己的读书研究兴趣密

切相关，贝重浩真为自己有这样的归宿而感到庆幸。自己追求的只是太平无事，得过且过，真是没有什么大的奢望和追求——一个浙东人，按照鲁迅的说法是执拗脾性的，但他这个道道地地的浙东人——宁海人，哪里还有这样的传统？贝重浩有时总会这么扪心自问。

可是，最近这两个多星期搅得贝重浩头有点晕，甚至血压都有点上升了。原因还是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文汇报》发表这篇长文，贝重浩事先竟然会一点都不知道——这是他在上海执掌报纸以来从未有过的。以往，不要说这样的重头文章，就是姚文元的一篇杂文要刊登之前，贝重浩也会知道一二。令他更震惊的是，姚文元这次点名的不是一般性人物——吴晗，那可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中国历史学界的权威！他早就听说过毛主席还经常与吴晗商讨历史问题呢。搞了这么多年新闻的贝重浩知道，一张地方性的报纸是没有权力批评外地领导的。再说，吴晗怎么也不是等闲之辈呀。虽然，贝重浩也看得出，姚文元的文章有破绽，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但是，他突然明白了，原来，姚文元几乎“失踪”一年多，就是在忙这篇文章啊！这么一大堆有关明代的历史资料是要花这么一段时间的——一年多，突然，贝重浩有眩晕的感觉，一年多，那和《学术阵地》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姚文元的文章明明是发在《文汇报》呀！贝重浩心想，也好，反正不是发在我这里，少惹麻烦为妙。想想以往姚文元的文章，哪一篇不是总会风波不断？

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就在姚文元文章发表才三天，市委宣传部就要《学术阵地》转载，还要配发一个强调“讨论”的“编者按”。接着，就是不断地催问有没有不同观点的文章寄来。贝重浩觉得这是一个多傻的问题！姚文元现在是如日中天、一言九鼎，谁还会同他来辨是非进行商榷呢？也许上面真有点着急，前几天开始已经是一日二问、一日三问。大前天，贝重浩无意中走到六楼编辑部，一位也有点年纪的老编辑朝贝重浩笑了笑，是有这种傻瓜中学生，还要来同姚文元一争高下。什么？贝重浩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对那编辑发出疑问。编辑递给他一只切纸刀裁开的信封，底下是几张活页纸。贝重浩迅速翻了一下，赶紧奔到办公室，拨通直达市委副书记的红色电话机。

邱德珍随即把团支部书记郝正明、班长柳春以及其他几个班干部叫到了走廊上。邱德珍依然是火气很大。从高二开始接三班的班主任，邱德珍就很是恼火，说起来这又同她的家庭生活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了。她与她的丈夫史樑从结婚起就一个在天津一个在上海。两人是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同班同学，也就在师大校园里有了山盟海誓，订下终身大事。可是，当时的学校是严禁学生谈恋爱的，所以，班上同学对他俩的幽会都开玩笑地说是在进行“地下工作”。作为最后的惩罚，系领导有意在他们毕业分配的时候，将他俩一个分到北、一个分在南。而且，似乎有点恶作剧，明明邱德珍是山东青岛人却留在了上海，而一个道地的上海人——还是浦东南汇的史樑却分到了天津一所中专。这件事邱德珍想起来就火冒三丈，因为按照他俩的业务水平都可以再继续读研究生。末了，连系里的慕容海教授都出面“请求”了，可专管学生的总支副书记潘向路非常讲原则地到处强调，上面一再规定学生时期不准谈恋爱，史樑和邱德珍明目张胆地违抗。业务好？业务好有什么用？不刹刹这股风以后怎么管得了？再说，我们究竟是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呢？现在，很多三年级、二年级的同学正在看着我们；不行，非杀鸡给猴看不可！终于，两人只能是各奔南北。为了出口气，好像还是要做给人家看看，邱德珍坚持在史樑去天津报到前夕赶紧结了婚。对史樑和邱德珍来讲，新婚之夜也就是分别之日。在南汇乡下旧黑瓦白墙的洞房里，邱德珍几乎是搂着史樑哭了一夜。第二天，邱德珍在火车站送走了史樑，怎么也不愿再回到南汇公公婆婆的身边——其他不用说了，连两位老人的话她都听不懂。最要命的是大小使用的马桶，老人还说新房里的崭新马桶是子孙桶。谈恋爱的时候，邱德珍偶尔也到过南汇史樑家，第一次看见马桶还不知是何物。她怎么也不愿坐这样的马桶；上茅坑吧，周围四面通风，蹲在那里还能与路过的人打招呼——邱德珍吓得浑身只打哆嗦，于是，无论如何也要憋到学校去解决问题。新婚那天夜里，实在是没办法了，外面是伸手不见五指，一团漆黑。要出去也实在叫人发慌，邱德珍没办法，咬咬牙，可是刚坐上马桶，那窸窣

窸窣的声响，羞得她满脸通红；臀部又直往下滑，要不是史樑赶紧拉了一把，整个人与马桶差点一起摔倒。邱德珍哭得更伤心了，这个地方她怎么能住呢？想起青岛老家，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住在一幢德国风格的海边别墅，从小用的就是抽水马桶，现在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可是，又能怪谁呢？父亲以一个老军人、老干部的身份，要她与他战友的儿子、现在的一个团参谋交朋友。父亲整天怒气冲冲，一九五九年他说了几句心里话，为自己的老首长叫屈，顿时从一个十一级高干被贬低到十九级，离开了沈阳部队大院，到了青岛，出任一家贸易公司的副经理。天知道，这家公司一共才二十几个人，还没有一个排的人多。正职经理年仅三十多岁，已经是一脸的政治。邱德珍的父亲怎么也咽不了这口气，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人虽离开了部队，心还留在了那儿。这不，他已经有了两个在部队的女婿，可还要找第三个。也许是从小就养成与父母非要拧一拧的习惯，也许是从小在家里军人看得太多的缘故，当然，更重要的是史樑天生具有的瘦高个、白净的皮肤，尤其是说话低声细语，加上极为出色的数学天分，大家都说，慕容教授早就把史樑当成私淑弟子了。羡慕史樑的女同学，又何止邱德珍？连别的班级，甚至别的年级的女同学，都用各种名堂接近史樑。毕竟是北方人，又是干部子弟，邱德珍采用先下手为强的原则，使还在懵懂中的史樑束手就范。那是一个花前月下，邱德珍把史樑约到图书馆后面的夏雨岛见面。远远的，史樑不紧不慢地沿着一条水杉道走了过来。还没等史樑看见自己，邱德珍就突然从浓郁的树荫中穿了出来，从后背紧紧搂住了史樑。史樑急得直跺脚，压低了声音轻轻吼着，被人家看见，被……话还没有说完，邱德珍使出浑身的劲，把史樑的身体转了过来，然后，两个人的嘴唇紧紧贴在了一起。

可是，系领导并没有买邱德珍的账，况且，邱德珍的父亲在知道她与史樑私订终身以后勃然大怒，甚至写信到华东师大校党委，谩骂系领导不去阻挠学生谈恋爱，说那是犯了严重错误。因此，潘向路对他们的毕业分配，显然是包含了更多的内容。邱德珍分到了乐群中学，一所上海市的重点中学，又是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老学校，对邱德珍来讲多少也有了点安慰。她借口路途遥远又要备课，就婉拒了公公婆婆让她住在南汇新房的要求。只是在去年春节前夜，史樑回来探亲，她从火车站

接了史樑才回到南汇。俗话说,小别胜新婚,再说,他们也只是新婚了一个晚上。当夜在床上,邱德珍辗转反侧,有了从未有过的亢奋。可是,邱德珍刚刚情不自禁地啊啊叫了两声,一板之隔的婆婆就拍打着叫道,轻点声,人家听见哪能好意思。公公大概推了婆婆一把,嚷了一句,依闲话多来!邱德珍顿时失声痛哭,抽泣着穿了衣服就往外走。史樑怎么也无法拽住她,只能是跟着邱德珍在夜色中穿过农田到了公路边,幸好借口到县医院拦到一辆卡车,然后真的在县医院急诊室坐到天明,再坐长途汽车赶到市区,再回乐群中学——那是大年初一的早上!余下来的那些日子,局促在小小的只有两张单人床的宿舍,两个人之间几乎没用正眼看过,史樑想劝说,可是邱德珍已经下了毒誓:天打五雷轰,除非我断了气,我绝不会再见你的父母、再去你的老家!也只是三天,史樑背着行李不辞而别。邱德珍也不去管他究竟是去了南汇,还是天津。

这回的裂痕闹大了。谈恋爱的时候,邱德珍会不时耍耍小性子,有时也有大小姐的脾气,可是,用不着两天,她总会发发嗲,甚至蒙蒙史樑的眼睛、送上一个吻,于是,雨过天晴、烟消云散。可是有一条,邱德珍后来明白了,说什么也不能损一句史樑的父母。一次,邱德珍拿他父亲冬天穿着棉长袍外面再围一条土布围裙开了一句玩笑,说这就像苏格兰人了。霎时,史樑面红脖子粗,两眼露出了杀气,一把拽住邱德珍的衣领,一字一顿:你再说一句,我就要了你的命!邱德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吓得半天回不过神来。等她清醒过来时才发现,史樑早已失去了踪影。从此,她明白了,史樑的父母是他的底线,再怎么样,邱德珍是不能越过的。

自从史樑去年春节回来探亲发生那件事以后,两个人的感情疙瘩越来越大,写信也从一周一封减到一月一封,最近已经三个月才一封信;而内容也从六七张纸减到现在的一张还不到。为了挽回僵局,邱德珍也想调到天津算了——可是,继续做班主任却让调动显得困难。就在今天中午,邱德珍收到史樑的信,打开一看,才一行字:我们还是离婚吧。虽然,邱德珍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时,她也忍不住想主动先提,至少,可以是威胁,或许,还可以柳暗花明、暗渡陈仓。不料,史樑先来了这一手,邱德珍目瞪口呆,突然,她好像被窒息住了。与她一个宿

舍的周颖正在班上和班干部开会，房间里就她一个人。邱德珍望着窗外的蓝天，仿佛失去了知觉，眼泪不住地往外流。

“砰——砰，砰砰砰——”好长好长的敲门声使昏昏欲睡的邱德珍惊醒过来。她懒洋洋地从床上爬起来，才发现被面上已经有了一摊水渍。把门打开，见周颖只是大口喘着气，甚至有点惊惶失措，啊呀，小邱，你可把人吓死了。怎么躲在房间里，还把房门反锁？邱德珍这才好像醒了过来，轻声问了一句，几点啦？——什么几点，马上要四点了！周颖一边说，一边注意到邱德珍的异样，就像大姐姐似的又问，发生什么事了？邱德珍低头不吱声，下意识地把手中的信纸偷偷往口袋里塞。周颖也顾不上这些了，只是甩出一句话，梁书记到处找你，像着了火似的，要你赶紧去。邱德珍就要往外跑，周颖一把拉住，顺手拉过毛巾架上的一条毛巾，把脸擦一擦。邱德珍感激地朝周颖看了一眼，眼眶又红了。周颖拍拍她的肩笑了笑，回来再说。

要在平时，从五楼宿舍到三楼党支部办公室，邱德珍用不了一分钟。可是，现在她很纳闷，到乐群中学已经两年多了，虽然她写过入党报告，可梁洪书记从来没和她个别谈过一次话。不知怎么，邱德珍一见梁书记，就有点慌神，因为梁洪同自己的父亲太像了，高个子，黑脸膛，说话冲，一支香烟不离手。只不过她父亲是陕西口音，而梁书记是一口浓重的山东话。现在突然找她，总不会是史樛的事吧？进了党支部办公室，梁洪还没让她坐下，就劈头问道，你们班上有个李大林？是呀，邱德珍很奇怪，怎么问起这么一个学生？他平时怎么样？邱德珍一下子不知如何说了，也真是说不清楚。不知为什么，邱德珍对李大林其实没什么好感，这个原因又要牵涉到李大林高一时的班主任廖敏敏了。三年前，邱德珍刚进乐群中学，与她差不多同时报到的有好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其中，她发现，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廖敏敏特别漂亮，纤细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额角，一双明亮透彻而又有点丹凤的双眼，几乎不时在灼人。说来也怪，到上海以后，邱德珍对漂亮的女性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妒忌。陕西人嘛，“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邱德珍还恰恰就是米脂人。在青岛，邱德珍是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可是，一到上海读书，邱德珍就发现，到底不能和南方人相比，他们总有水灵灵的感觉。这又是从皮肤上首先发现的，真是俗话说得好，一

白遮百丑。邱德珍开始怨恨自己黑里带黄的皮肤,那可是怎么也摆脱不了的外地人的标记。有时,邱德珍怀疑,班上有几个上海的男女同学,皮肤那个细嫩,几乎可以掐出水来。邱德珍有了黯然失色的感觉。现在,要与廖敏敏做同事,邱德珍一下子有了说不出的味道。后来,她更知道廖敏敏还是上海师院话剧团的头牌明星,追求她的男性公民数都数不过来。奇怪,廖敏敏只是洁身自好,据说一直没有答应过谁。一年以后,廖敏敏到高一(三)班做班主任,从此,这个班的文艺创作,尤其是全校汇演,总是拿第一。邱德珍在高一(一)班做班主任,也许她自己实在缺少文艺细胞,全校文艺汇演她的班总是名落孙山。廖敏敏一次次地受表扬,邱德珍总觉得自己无形中挨了批评。后来,她知道了,廖敏敏在班上有两个重要的帮手,那就是李大林和蒋秉文。就在前两个月,新学期开始前,校领导要廖敏敏脱产专门抓学生艺术团,让邱德珍到高二(三)班做班主任。邱德珍打心底里不愿意,可是,她又找不出什么可以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只能是很不情愿地走马上任。也真是的,进了高二(三)班,邱德珍对李大林总是横竖看不惯,尤其使她恼火的是,这个学生几乎没有兴趣学数学。开学才两个多月,李大林已经有三次作业没交了。她也知道,李大林到现在还和廖敏敏接触频繁,听说还在写什么剧本。这不是在培养、发展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么?邱德珍对此极为反感——可是,她又不愿多说,因为廖敏敏现在正是陈东凯校长的大红人。梁书记这么一问,一下子引起了她的情绪,她正要理一理思路,只说了个开头,李大林这个学生——梁洪立即打断了她的话,可是好像又刚刚想起,指着写字台边上的一把木椅,你坐。奇怪,人一坐,话倒没了。邱德珍下意识地克制了自己,望着面前酷似父亲的梁书记不再说话。梁洪大概并不想和她谈李大林,只是说,刚才《学术阵地》报社来电话,说李大林给他们寄了篇稿子,可能要登。——啊?邱德珍张大了嘴,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梁洪也不顾邱德珍的惊讶,只是接着,他们来电话,要李大林马上过去谈一谈。梁洪随即站起了身,谈完以后你再问问,谈了些什么。邱德珍也站了起来,梁书记,什么报社?是《学术阵地》。学术?邱德珍有点不明白了。她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梁书记,李大林写学术文章?投稿?梁洪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麻烦大了,他反对的是姚文元!姚文元是什么人?他能反吗?邱德珍

还要问,李大林反的是什么呢?梁洪有点火了,谁知道,真的出了事,你我都跑不了!

邱德珍还是没有抑制住内心的火气,直冲冲地对郝正明、柳春问,李大林什么时候写的文章?郝正明和柳春面面相觑,好像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邱德珍看见这种模样,又来火了,几乎是大声嚷了起来,李大林在反对姚文元!其实,对邱德珍来说,“姚文元”三个字怎么写还不知道呢。说起来她当初选择数学并且爱上数学,就是爸爸的战友以及朋友,在她家里经常讲文科危险,理工科保险,而且,“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可流行了。邱德珍压下心中的火,大概地把刚才从梁洪那儿听到话简单说了一遍。其实,就在邱德珍同李大林谈话的时候,教室里的所有人几乎都在屏声敛息,似乎也知道了大概。郝正明沉默了一会儿,问了一句,李大林的文章会登吗?听梁书记的意思,那个叫学术什么的,会登的。柳春憋不住了,邱老师,这篇文章会是李大林自己写的吗?邱德珍仿佛豁然开朗,连声说,是呀是呀,李大林会写什么学术文章呢?郝正明慢慢回忆说,前些天我是看到他拿着《文汇报》上那篇姚文元的文章一直在看,邱德珍急忙又问,他和谁谈过写文章的事吗?柳春没好气地摇摇头,他呀,蒋秉文得肝炎以后,也没什么人同他说话了。不,郝正明马上做了纠正,李大林同王茵、杨晓婷还是经常——郝正明本来想说是“一直”,话到嘴边觉得不妥,就立即改了过来——在一起。对了,柳春马上说,前不久他们还在偷偷地看《红楼梦》!邱德珍一听火气又来了,天气已经有了冷意,她倒觉得头上在冒汗。邱德珍右手伸进裤袋想拿出手帕,不料,碰到了一张纸,顿时,仿佛炮烙似的,她缩回了手,可又立即紧紧捏住那张纸。邱德珍不耐烦地对周围几个学生摇摇头,算了,今天不说了,反正李大林这回闯大祸了!

王茵看见几个班干部陆陆续续走了进来,她只觉得他们的表情都很严肃,尤其是柳春,好像脸上还带有愠怒。要在平时,王茵一定会走上前去和他们开开玩笑什么的,不知怎么,她觉得今天气氛明显不对,再说,自己好像也没这心情。王茵匆匆理了理书包,对坐在她后面两排的杨晓婷眨了眨眼睛。杨晓婷会意地点点头,很快随着王茵离开了教室。

夕阳洒下一片金色的光芒,蓝天下的白云好像也被画笔抹上了橙黄、金黄、淡黄,甚至也有逼近了胭脂红、粉红和绛红。操场上人声鼎沸,篮球、排球场周围挤满了人,不时传来吆喝声;跑道上有人在长跑,不一会儿就过来几个气喘吁吁、汗流浹背的男女同学——这正是学校一天中最放松也是最兴奋的时候。也不知怎么,王茵和杨晓婷慢慢走到了操场西北角的沙坑边上。这里人少了许多,好像也静谧了些。杨晓婷靠近一只破旧的跳箱,把书包放了上去。王茵嗔笑着看了一眼杨晓婷,怎么,想他了?杨晓婷举起了拳头,叫了一声,别瞎说啊。王茵赶紧讨饶,好好好,算我没说。杨晓婷弯下身子,两肘撑在跳箱上托住了脸,呆呆地望着操场。说起来还是刚刚走进高一(三)班,李大林、蒋秉文、王茵和杨晓婷是第一次认识。四个人原来就是乐群中学的初中生,但分别在不同的四个班。刚开学不几天,廖敏敏拿出一份题为《祖国,您好》的朗诵诗,说要两男两女同学来排练,叫了他们四个。当时,离国庆节只有一个星期了,为了赶九月三十日全校的汇演,廖敏敏与他们四个真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廖老师教他们怎样念词、吐音、站队形,尤其是怎样运用表情。他们四个还第一次听说了“进入角色”,因为朗诵词中有“父亲”、“母亲”的回忆。就在演出前的两天,廖敏敏老师还请了她的大学老师,来为他们四个加工提高。这可轰动了整个乐群中学,因为学生们还从来没见过过大学教授呢。果然,那天来的郑瑶洁教授五十开外的年纪,烫了长发,脖子上围了一条妩媚的绿色丝绸围巾。虽说是大学教授,可是郑瑶洁脸上一直挂着笑。也许,郑教授也很少见到少年中学生,一边指导着排练,一边总是说,太可爱了,太可爱了。果然,全校汇演,李大林、蒋秉文、王茵和杨晓婷的诗歌朗诵《祖国,您好》获得第一名。他们四个人一下子成了学校里的明星,“祖国,您好,国庆的灯火为您欢笑,节日的礼花为您舞蹈”的诗句,好多人都会念。也就是从那时起,四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当然,四个人友谊的基础首先是对文学的爱好。语文课不用说了,图书馆有什么好书、进了什么新书,首先就在四个人之间交流。还在蒋秉文生病之前,李大林从他的表哥那儿借到一套线装本的《红楼梦》。表哥反复叮咛只能自己看,千万不能借给别人,而且只有十天时间。李大林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可是,第二天一早,在第一节数学课上,他就用纸条告诉了同桌的蒋秉文。

蒋秉文如获至宝，面对纸条，差点兴奋得跳起来。邱德珍在讲台边板下面孔，连声喝问，什么事？李大林急忙正襟危坐，把头埋得很低；蒋秉文赶紧掏出笔，不知写起了什么。邱德珍又狠狠地向他们瞪了两眼。一下课，两人就往教室外走去，王茵拽着杨晓婷撵上了他俩。李大林压低了声音说《红楼梦》已借到手，王茵和杨晓婷也差点兴奋得跳了起来。线装本《红楼梦》一共是十二本，每本有十回，四个人约定，各人先拿三本，三天一换。就这样，一部《红楼梦》也顾不上前后顺序，就这么看完了。其实，在他们的脑子里，留下印象的也只是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个人的故事。其他说了些什么，也实在是搞不清楚。不料，一套线装本的《红楼梦》还是惹出了是非。李大林、蒋秉文、王茵和杨晓婷四个人偷偷摸摸地把《红楼梦》传来传去，没两天就引起班长柳春的注意。说起来柳春和蒋秉文还是初中一个班的同学，蒋秉文早就以他的才气而吸引了好几个女孩子。尤其是蒋秉文天生的幽默性格，经常会让周围的女同学哈哈大笑。其他不用说了，蒋秉文把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俄语几本教科书都用厚厚的白纸包了起来，令人好笑的是，蒋秉文在包书纸上写的是《勃赫金公爵的音乐癖》、《G大调小步舞曲》、《劝进酒》，还有什么《天问》、《噫嘘嘻》，真是让人莫衷一是、哭笑不得。蒋秉文一到上课，自己首先乱了套，不知哪一本是哪一本了，经常是急得满头大汗。平时，蒋秉文会不时背一段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的诗，什么达吉亚娜在花园里，欧根·奥涅金的求爱诗，有时还会学学电影中看来的动作，来个右腿下跪两手臂向空中伸开头往后仰，然后高叫一声：“啊——”惹得周围一片哄笑。作为同桌的柳春，在初中就是班长，奇怪的是，她对蒋秉文好像有一种姐姐似的隐隐约约的情感。与蒋秉文坐在一起，她什么都要管，诸如上课不要说话啦、作业要按时交啦、平时要严肃点啦等等。虽然蒋秉文改得不多，可是态度非常好，每次都会谦虚又含情脉脉地一笑，还说一声保证马上改——可实际呢？当然，柳春要的实际上也不是改，而是蒋秉文当时嘻皮笑脸的模样，每次，她都有一种做了姐姐的幸福感。现在，刚刚进了高中，先是两个人的位置分得远远的，中间隔了两排桌椅，虽说是为了保护视力，全班每周一排排轮流着转，可是，柳春与蒋秉文再怎么也转不到一起了。就在柳春很失望时，她又发现蒋秉文与李大林、王茵以及杨晓婷好得几乎形影不